



风靡 世界 经典

推理小说

李相状◎主编

World Classics *D*eductive

【 借宿荒山 】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经典推理小说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经典推理小说/李乡状主编。—长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06.1

ISBN 7-80702-321-X

I. 经... II. 李... III. 小说—经典—推理 IV. 13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5362 号

经典推理小说

责任编辑 于 泓

主 编 李乡状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

印 张 160

字 数 12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

印 数 1—3000

书 号 ISBN 7-80702-321-X/I·30

定 价 596.00 元(29.80 元/本)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李乡状 王嫣嫣
副主编：肖 军 刘 飒 王天宇
编 委：付 华 杨 梅 郭 娜
辛国华 顾思宇 周圣婷
周 宁 晓 鑫 康 卓
滕正人 刘 影 李湘浓

审 校：杨 萍 姜 娜 崔 佳
电脑图文：姜 娜 崔 佳 王天宇
插 图：毛子飞 王 迹 杨紫葳
编辑统筹：圣泽文化

策 划：李乡状

目 录

该死的人	(1)
红袍子	(17)
画像	(40)
黑夜里的光	(53)
姐妹	(59)
借宿荒山	(76)
惊悚后是勇敢	(95)
金锁链	(99)
梦	(129)
梦的断痕	(140)
梅姐	(149)
魔术师妻子的日记	(178)

该死的人

文/[美] 希区柯克

我们四个人坐在木屋里，围坐在桌子四周玩扑克牌。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煤油灯，壁炉里一堆火已经烧得差不多了，仍然散发出一股热气，这热气在寒冷的夜里是很受欢迎的。

木屋不精致，只有一个房间，里面摆着四张小床，一个烧饭用的大火炉。房屋只是用来避风雨和睡觉而已，如果想住得舒服些的话，还有别的地方。

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矮胖的名叫黑田的人，他是个成功的律师，深度眼镜陪衬下，显得很有学问。我是两天前才认识他的。

坐在我左边的是娄贝，他很胖，两眼有眼袋，衔着雪茄的厚嘴唇噉着。

右边是考尔，他的身体显得很健壮，肌肉紧紧的，结结实实。

考尔在这湖边当了二十年的导游，做着一份比我们三人都健康的工作，他的健壮身体可以证实。“该你了，南克。”黑田对我说。

我瞄了瞄手中的牌，三个皮蛋，够赢他们任何人。但有些事情涉及到的不仅是钱，娄贝是我的老板，他可以让我当广告部经理，甚至副总经理，我不会为这区区数元美金而惹怒他。我说道：“我不跟了。”

娄贝拿出两张五元钞票：“跟进十元。”

律师微笑着：“我看看，跟进十元。”考尔摇摇头说：“我跟不起。”

我奇怪，为什么这位导游要参加这个牌局，他的经济状况显然不如我们，不过，他或许一心想赚我们几文，而不考虑钱的来源，黑田和娄贝牌艺都相当精，尤其是娄贝。

星期五下午，一架水上飞机送我们来湖边度周末，钓一次鱼。

现在周末差不多要过去了，明天早晨，飞机就会来接我们回去。我一起来，并不是我喜欢钓鱼，而是给娄贝机会了解我。此行是我的主意，他临行前对我说：“我喜欢多了解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，你知道，这个工作很重要，不能随便找个人。”

说真的，那不算是真正的邀请，也不能说是命令，但我

还是找出多年未用过的钓鱼用具，吻别妻子，加入他和黑田的钓鱼行列。

娄贝把另一张十元钞票推向桌子中间：“我要看牌。”

黑田摊牌：“两对，一对九，一对小二。”

娄贝咯咯笑了，他将手中的牌弄成扇形亮出：“三条四。”

如同我所预料的，我手中的三个皮蛋准赢。

考尔背靠椅子，双手抱胸。历经沧桑面孔上的眼睛，呈淡蓝，并逐渐眯起，同时还露出了邪恶的凶光。我不知道他是因为输钱，还是波恩酒的关系。黑田捡起纸牌，准备再洗。我站起来，说：“我今晚不再玩了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黑田说：“三人玩不好。”

“你俩玩吧。”考尔说：“我也玩够了。”

黑田扔下手中的牌，说：“上床睡觉太早了，现在做什么好，到火炉边去，讲故事？”

“我有个故事。”考尔说。我们全凝视着他。

他站起来，走到壁炉前，点燃他的烟斗，他的头顶上有一把老式的枪，油亮地横放在两只木钉上。考尔给我的印象不是那种健谈的人，自从我们抵达此地以来，他都不大说话，现在却自动要求讲故事，这显得很突然。

“什么样的故事？”黑田问。

“关于一个该死的人。”娄贝突然阴阴地笑了。“那可以包括很多人。”

考尔不理娄贝。他说：“故事大约发生在二十年前，那时候我很年轻，而且有点野性。我参加了一位叫蒙利的人所设计的一个银行抢劫案，他要我帮忙。我还介绍了一位叫莫甘的朋友，和一位叫莎利的女孩参加。我们分配好工作，如抢劫成功每人可捞到五万元。”

“那倒是值得去冒险的。”娄贝说：“好多人没有那么多也干。”

“那时候我也是这么想。”考尔继续说：“我没有做过歹徒，不过，我以为抢一次无所谓，尤其是我正好缺钱用，抢劫银行似乎很简单，细节方面，我不多叙述了。重要的是，那一次成功了，到手的钱比预计的还要多。”

“得手后，我们到蒙利的住所分赃，准备分到钱后，各自远走高飞。”考尔说：“莎利本来说好跟我走的。”

我插话说：“蒙利独吞了？”

“比这还糟。”考尔说：“他做得太过分了。他想卷走所有的钱但又怕我们报复，于是，他抽出枪，出其不意地打死莫甘，然后向我开枪，幸亏没打中要害。我屏住呼吸，佯装死亡，直到他和莎利离开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女孩也被他带走了。”我问道。

“蒙利是个花言巧语的家伙，莎利又爱财如命。我在警察抵达前离开那儿，在那个城里，我投奔到朋友那儿治好了伤口。此后我通过报上广告找到了这份工作，来到这儿后，本打算只停留一阵，结果爱上此地，一住就是二十年。但是我对蒙利的事从没有忘记。”

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，我心底的问题是：“他干嘛告诉我们这个？”

“这么说，该死的人是蒙利。”黑田说：“我的看法是你冒了险，失败，就像玩牌手气不佳，该退的时候，你却跟进，蒙利走运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不！”考尔反驳说：“如果他卷走钱，离开我们，我可能会同意你的说法。他没有必要杀掉我俩，我欠莫甘一份情，不报仇，对不起朋友。”

“照你的说法，你是再也没有见过他？”我对他说。

“是的，直到最近。”考尔说，“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，现在他已成为大人物，而且做的都是合法生意，我猜想，他是靠那二十万元起家的。”

“你准备报仇吗？”黑田问：“抢劫的法定年限已经期满，不过，你仍可以控告他谋杀。”

考尔摇头：“我赢不了他，他太有钱了。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，报纸上说，他是钓鱼高手，所以我寄封信给他，

邀请他到这儿，提供一个他不能拒绝的机会，他上钩了。”

考尔伸手取下头顶上的老枪，镇静地说：“他现在就在这儿。”

我想，现在我相信他了，明白为什么他要站在那儿，讲述二十年前所发生的事。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脸儿一直躲在壁炉火的阴影中，这点我早先没有注意到。现在，我看见他的两眼闪着凶光，下巴还紧紧箝住烟斗嘴，嘴巴抿成一条极细的线。

我没有时间去怀疑他准备怎么做，因为突然间，事情如同梦中一样发生了。娄贝站起来想移动，考尔开枪，娄贝向后倒地，打翻了座椅，枪声在小木屋里像炮轰声。

黑田仍旧坐着没动，张着嘴，瞪大着眼，他颤抖着站起来说：“该死！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！”“我知道。”考尔说。

“你的余生将在狱中度过。”

“不。”考尔柔和地说，“那不是我的计划。”他将枪口转向黑田：“我的计划是不留目击者。”说着，他轻巧地扣扳机，开枪。黑田沉甸甸地应声而倒。

枪口接着转向我。

我向后一窜，往地上一滚，滚到门边，打开门，当考尔再向我开枪的时候，我正好闪进外面的黑暗中，并且以全速跑向树林，一心只想离开木屋。

我的头撞上一棵树，被反弹回来，我觉得晕头转向。惊慌中，我四肢着地，不知道要爬向何处，我也不顾了，我只觉得考尔会像杀别人那样杀我。爬着，爬着，直到自己意识到，我发出的沙沙响声正好可以指引考尔时，才停止下来。我张嘴喘气，喉咙干燥，胸部一起一伏。

林子里了无声息，我观察了一下，黑暗中有盏黄灯，木屋门敞开着，考尔并没有跟出来。

我跪在那儿，恐惧使我汗流浹背，额头冷汗淋漓。如果不是我反应快的话，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。

娄贝死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没有人没够逃生。他是否就是考尔所说的蒙利，或者只是考尔单方面的想法，现在都无关紧要。很有可能，考尔的说法是对的，没有人知道娄贝的过去，他从一家小小的店铺发展到八十家店面的连锁企业。二十万元可以给人一个很好的开始。那么看来，蒙利这人太残酷，为了创业，竟如此残忍地杀人。说真的，我不喜欢他，但是同事中，他不是我第一个不喜欢的人，重要的是，我认为自己可以应付他，和他相处得很好。凭他付给我的薪水来说，他即使是魔鬼，我也能忍耐。一旦有良机，再当垫脚石一样利用，跳上更高更好的一层做别的。

黑田可能也死了，娄贝邀他来钓鱼，纯属友情，没有别的理由，此刻的我，由于同样的理由，生命也岌岌可危。

考尔有些疯狂，那是二十年的积怨所造成的。当他发现娄贝就是二十年前的蒙利时，他一心想找个计谋干掉他。他的计谋得逞了。只是，明天上午水上飞机的驾驶员抵达时，他将如何解释？！

我不知道，不过，有件事是肯定的，我必须想办法生存到水上飞机抵达时。

我跪在那里，脑子由于震惊，差不多成为空白，想不出下步该怎么做。我想到妻子，她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，以为我正玩得痛快，岂不知她正要成为一位美丽的年轻寡妇。

一个黑影正站在门前，他拿着枪。

“南克！”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：“你逃不掉的，南克！这儿五十里内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你没有地方去！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出来追你，如果你跑的话，会留下痕迹的。”

我知道，他说得不错。“如果你正在指望明早的飞机，算了吧！

我来告诉你会怎样吧，我会连驾驶员一起杀掉，然后把尸体全放进去，再把飞机拖到湖中，放把火，然后告诉人家，你们起飞时失事。

你想他们会寻找什么吗？”

我的血液比夜空还冷，疯狂的考尔真会那样做，他有杀死四个人的机会，并且可以逃避罪行。

我有麻烦了，不过，至少我还知道大祸临头。飞机的驾驶员不会知道有什么祸事，直到考尔拿枪对准他。即使说，他飞抵此地时，考尔还没有杀死我，他还是可以先杀死驾驶员，将尸首放在飞机里，再去执行他的计划。至于我，他随时都可以干掉。如果我的尸体不在湖里的话，没有人会想到别的，因为湖面宽阔，深不可测。

考尔返回木屋。

我不住地颤抖。寒气开始侵入肌肤，当我冲出木屋时，身上只穿着很少的衣服。这种季节，这些衣服是不足以抵御寒冷的。难怪考尔不急于追我，反正天亮前我就会被冻得行动迟缓。我必须保持温暖。

我在黑暗中清点口袋，里面有一些零钱，打火机，皮夹，钥匙，一条那天下午我用来绑鱼钩的绳子，两根雪茄。还有一样武器，如果可以称作武器的话，那是多年前我太太买来送我当礼物的小刀，上面有刮鱼鳞的小刨子，退钩器，和枪相比，它没有什么用处。

如果躲到看不见木屋的地方，我就可以生一堆火，使血液正常循环，以便想出一个逃脱的办法。我确信考尔不会在黑暗中追击我，那样的话，要暗中袭击他易如反掌。如果在白天则另当别论，白天在未接近他之前，他就可以开枪了。

寒夜使我发抖，我开始以臂护面，穿过树林，远离木

屋。

木屋后面，森林向上斜到一个小山脊。如果我可以爬到那个山脊，就可以生堆火，而不怕被他看见。

我知道自己会留下相当清楚的足迹和断枝给考尔跟踪，但那是明早的事，现在我需要的是温暖和思考的机会。

我觉得脚下的地面下斜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向下行动，一直到估计我应在考尔的视线之外后，再摸出打火机，点亮它。借着火光，我找到了一些细小的干树枝，很快便生了一堆火。

当我沐浴在火光的温暖中时，考尔的疯狂又占据了我的大脑。

有件事我是深信不疑的：考尔不比我聪明。我大半生都是在有创意的生意中度过，不断地出新主意，解决难题，我在这方面的成功，可由我的薪水来证明。

制服考尔又是另一种难题。我真有机会吗？

当我站起来时，东边天色呈鱼肚白，我迅速做了几种体操，放松四肢，扑熄火，打量四周。我是在一个小山谷，不过，如果我再继续向上爬的话，我会在黑暗中撞上一个露在地面上的岩石。

我绕过巨石，刚一过去，我就知道，这是我对付考尔的地方了。

因为巨石后面，突然现出一个小沟渠，沟底长满高及腰部的羊齿植物。

沟渠好在出人意料，那些野生的植物使你不可能仔细看，除非你来到渠边。如果我躲在渠里，考尔不知道我在那儿，而要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现，而我躲在这儿可以早看见他，这方面，我占优势。

现在天大亮了，考尔很快会追来，我必须迅速行动。

我寻找着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发现一棵稍微比我拇指粗的，具有弹性的树苗。经过乱砍后削去两端，弯成弓形，再以靴带做弓弦，它尽管粗糙，但似乎挺管用。

我还发现了一棵比我小指粗些的树苗，我砍下一节，将一端削尖，另一端劈开，向后开数寸。再从皮夹里取出两张塑胶信用卡，修剪一下，塞进用来作箭的一端，然后用鱼线系紧。我拿出小刀，以脚跟踩住，取下刀刃。再将小刀嵌进箭头的劈开处，以剩余的鱼线固定住。

将箭握在手中试试，它和弓一样，颇为管用，这两样克敌武器或许可以奏效。

我坐在草中，以靴子的弯曲部分挟住弓，上箭，背部向后倾，选十码外的一棵大松树做靶。我缓缓地将箭向后拉，抓住它，不想真射出去，因为我担心这个原始武器不灵光，但我想到了驾飞机前来的驾驶员——不论考尔是否先抓到

我，他都想杀的人，那个驾驶员年轻、愉快，笑咪咪地。他的一切财产都在飞机上，并且正准备结婚成家。考尔会出其不意地杀死他，如果真那样的话，他未免死得太冤枉了。

我屏住呼吸，射出箭。

它轻轻地飞出去，结结实实扎在松树上，但力量比我预想的还要小些。我把箭拉出来，发现它仍完整无缺。但我必须把它调得更好用些。经过调试后的箭飞得更直，更有劲。如果射在人身上，伤害的程度是可观的。

太阳刚刚开始从东山头露出脸，现在我能做的是等候考尔，他的出现和太阳的出现一样，是避免不了的。

我走回山谷边，从树后向下面的斜坡窥视，我夜里留下的足迹清晰可辨，追踪我并不难。我等候着。

透过晨雾看太阳，太阳如一只圆盘。这时，我听见下面的灌木林有“沙沙”声，我便跑回巨石那儿，故意留下清楚的足痕。

我选好地点，藏身在羊齿植物丛里，我知道考尔很难立刻发现我。

我背部着地倒卧，两脚翘起，以两趾中间瞄准，对着他可能出现的沟边。

头顶上，天空晴朗，一片蔚蓝，我心无所惧，只对考尔脑袋出现时会发生什么事抱以极大的好奇。我听见他的咳嗽